

回忆广州起义

朱道南 著



回忆广州起义

朱 潜 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回忆广州起义

著作者 朱 道 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城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787×1092 1/42 印张：2 2/21 插页：6 字数：31,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003

定价：(六)0.24元

內 容 提 要

广州起义是繼南昌起义之后，又一次震动世界的城市武装起义。本書作者是起义的参加者，以革命的激情，朴素的文笔，真实地描繪出了这一偉大起义的革命气氛和战斗場面，并通过人物性格的刻划，深刻地反映了起义参加者的偉大的革命精神。这是一篇动人心魄的回忆录。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撕下了国民党左派的假面具；在武昌公开反共，我們这些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武汉中央政治軍事学校的学生，被亲汪精卫的張发奎改編为第二方面軍軍官教导团。張发奎等既然反共，当时为什么不干掉我們呢？因为他和蔣介石有很深的矛盾，需要大力发展部队，否則他就站不住脚跟。而我們这批学生的战斗力很强，把我們抓在手里能起很大作用。同时，由于我們党的迅速轉入地下，教导团的学生中，除了共产党員、共青团員和热烈拥护党的积极分子，还有少数拥护汪精卫、張发奎的国民党左派和四川导社、改組派、国家主义派等等一些反动組織的成員。因此，張发奎也弄不清究竟教

导团的学生中,有多少人拥护他,有多少人反对他;更不知誰是共产党员,誰是共青团員,所以就把我們保留下来了。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教导团有一部分学生赶到南昌参加了起义,沒有赶上的就都被張发奎繳了枪,一共有三千多人。張发奎任命他的总參謀长叶劍英同志,来兼任教导团团长(当时我們党内的学生都曉得叶劍英同志是党的领导人),随着張发奎的第二方面軍殘部南下到广州。教导团就駐在离黃花崗五里左右的四标营。这些学生就是后来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的主力。我当时就在教导团的第七連第二排。

—

自从听到南昌起义失敗的消息后,教导团内的党团员同学,时常三三两两地跑到黃花崗和白云山麓来呆上半天,想借野风的吹拂,舒散舒散心中的郁悶。

这一天,我們四个从山东一块出来参

加革命的好朋友，又跑到白云山上来消愁了。

高大的公今寿，解开上衣的全部鈕扣，将寬闊結实的胸脯对着风口，坐在岩石上，不停地抽烟。他的臉比平时显得更黑了，嘴唇紧闭着，两条濃眉鎖在一起。一会儿用右手拍一下膝盖，一会儿又用左手敲一下大腿；这是他在煩躁和气忿时常有的动作。爱开玩笑的楊的，坐在公今寿旁边，低着头一声不响，手里拿着根短竹竿，无聊地敲打着石块。我和謝拙民坐在他們斜对面，也默默无語，不知說什麼才好。

落叶被风卷着，从我們面前飄过。对面几棵大树上，有几只烏鴉，不断的聒耳鳴叫，愈益增加我們的煩惱。十月底的天气，在广州虽还不冷，却已略带凉意；这天有些反常，突然刮起了西北风，气温大降。但在我們胸中，却象有烈火在燃燒，虽然穿的是单軍装，又受西北风的吹襲，可也一点不覺得寒冷。

謝拙民慢慢地站起來，就象一塊從山腰里豎起來的石碑。他比公今壽還要高，身子很結實；過去在學校讀書時，我們都簡稱他做“鉄”。他向前踱了幾步，俯下身去拔起一株青草，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坐下，傾着身子，將這株青草送到公今壽面前問道：“還記得那首唐詩嗎？”

公今壽兩眼凝視着遠方，沒有聽到謝拙民的問話。楊的扔下短竹竿站起來，頭只齊到謝拙民的胸部。他昂起頭向謝拙民看了一眼，接過口回答道：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謝拙民點一下頭，將手中的青草在公今壽面前晃了晃，用堅毅的聲音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南昌起義的同志暫時被敵人鎮壓了下去，還有我們這些‘赤子赤孫’活着。還有千千萬萬的工农群眾圍繞着我們，擁護我們……”

“可是我們目前連根打狗棒也沒有。住在四標營里，真象瓮中之鱉！”公今壽已注

意到楊的和謝拙民的對話，他將煙頭用力往地上一擲，從大岩石上猛的跳了下來，拍着胸膛，氣沖沖地打斷了謝拙民的話。又繼續說：“現在就是想拚也使不上勁。”

“為什麼要拚？”謝拙民問。

“我的小首長，這不是很明顯！”楊的搶着回答，“桂系軍閥已從潮州、汕頭回到廣州，他們比張發奎更加反動，不會放過赤化了的教導團。我們正象掛在老虎嘴邊的肉，只要敵人一張嘴就完蛋。不如搶先干一下，還能拚他幾個，說不定還有賺的。等着人家先下了手，咱們可就什麼也撈不上了。”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謝拙民斬釘截鐵地反駁說，“張發奎和桂系軍閥的矛盾很深，根本不能調和。他們明里一致反共，暗里勾心斗角。我看張發奎到廣州來就沒懷好心，他是想在這裡發展自己的力量，便於同蔣介石討價還價，好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不過，桂系軍閥也絕不會把他留在自己的巢穴里，說不定他們會……”謝拙

民將青草扔了，兩只大手握成拳頭對碰了一下。繼續說：“張發奎不是傻瓜，反動派都稱教導團的學生是‘赤子赤孫’，他為什麼要把教導團帶到廣州來，而不干掉我們呢？就是想利用我們這批人的戰鬥力來以毒攻毒。我看反動派並不是老虎，咱們才是老虎哩！張發奎繳了我們的槍，就是怕被我們這些老虎吃掉。”

謝拙民比我們入黨早一些，人也聰明，接受黨的教育比我們快。雖然平時不大開口，但講起話來卻很有份量，看問題也比我們正確，常在困難的時候指點我們，所以楊的歡喜叫他“小首長”。我們聽了他這席話，覺得很有道理，便都聚精會神地望着他，听着，思考着。

謝拙民抬頭看看滿天烏雲，脫下軍帽往膝蓋上一放，向我身邊靠了靠，繼續說：“現在我們的處境很困難，反動派到處殺害革命同志，我們要把仇恨埋在心里，沉住氣，不要急躁。我們有十分堅強的黨在領

导，應該相信党会在艰巨复杂的环境里作好安排的。任何冒失的行动，都对革命不利。就是有天大的仇恨，也要听党的指示办事，决不能輕举妄动。”

大家已不再沉默，都把談話集中到張发奎会不会与桂系軍閥开火，会不会給教导团发枪的問題上来。談了好久，最后，大家都認為可能性很大。接着又談論如果教导团有了枪，会不会象南昌起义那样的大干一番？虽然我們的思想問題还未彻底解决，但心情已比較輕松，胸怀也开朗了不少。

另一天下午，同學們正在談論張发奎与桂系軍閥最近不断发生冲突，操場上突然响起了集合号，原来是張发奎来发枪了。大家領到枪，个个欢欣鼓舞，活蹦乱跳，就象获得了至宝。接着大家又紛紛猜測：大概張发奎要与桂系軍閥火併了。公今寿拍枪身笑着对我說：

“老道哥，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咱們有了枪杆子啦！嘿嘿，我現在除了担心天老

爷和地娘娘結婚，把我們夾在当中挤死外，一切都不怕了。”

領到枪后，我們班里的党团员，就自动聚在一起討論起形勢来。有人講先打他个落花流水，然后再到东江去找彭湃；有的主張先等張发奎和桂系軍閥火併后再动手，来他个坐山看虎斗，等到他們两敗俱伤，咱們不妨来个漁翁得利；更多的人主張帮助張发奎一起打桂系軍閥，因为桂系軍閥杀害了我們許許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蕭楚女^①等同志。这次南昌起义的部队，也是被他們打垮的。我們和他們是仇深似海，坚决要揍他們一頓出出心中的悶气。但是談来談去，究竟怎样好誰也很难說。最后倒是一致認為：我們的党和我們的团长叶劍英同志定会考慮周到，現在大家只要把枪擦

① 蕭楚女，优秀的共产党员。曾与周恩来、叶劍英等同志在黄埔軍校工作。后被桂系軍閥逮捕入獄，施以酷刑，牺牲在獄中。

好，听候党和叶劍英同志的命令行事，万无一失。

果然，沒有几天，張发奎与桂系軍閥的大規模冲突开始了。起初，桂系軍閥情愿給張发奎十万块川資，叫他出洋考察軍事，实际上是想借此将他赶出广东。張发奎却坚决不走。十一月十七日，張发奎就利用“护党运动”^①的名义，先发制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对桂系軍閥开了火。教导团就在第二天拂曉前解决了黃紹竑的司令部，并占領了兵工厂。接連几場战斗，把桂系軍閥一直赶到广西。我們总算給蕭楚女和南昌起义的同志們报了点小仇，出了口冤气。

这时，前方仍在繼續打，北江、西江、东江又要布防，張发奎的兵力很不足，广州只剩下教导团和五百多人的警卫团，以及一

① “护党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国民党内部因宗派利害关系，展开的傾軋宗派运动。

些数目很小、缺乏战斗锻炼的零星部队。我們教导团便成为广州市的唯一主力。

由于教导团打桂系軍閥，給張发奎出了力，張发奎誤認為教导团的“赤子赤孙”可以进一步爭取，所以他對我們显得特別亲热，处处优待。張发奎同汪精卫，每个星期都要来和大家見見面，講講話。操練也沒有以前抓得紧了，除了供給吃飯外，每人每月还发十二元小洋（一块小洋等于大洋八角）的餉。此外，还今天賞这个份儿，明天賞那个份儿，我們这些穷学生一下子富了起来。但汪精卫、張发奎并未能买动我們的心。大家都在暗暗嘲笑：張发奎竟想学曹操的样儿，打算收买我們这些关云长了。

有了錢，营房里做的飯就不大愛吃了。一天上午，又領了个什么份儿，我和謝拙民、公今寿、楊的，还有朱新、刘慕几个女同志，和黄埔軍校的老乡孙子云等上山东飯館，叫了十多个菜，要了三斤白干，暢飲了一番。席間，孙子云告訴我們，黄埔的学生，

斗争得也很激烈，监牢里死了不少人；还有五、六百共产党嫌疑犯被禁闭着。公今寿听了以后情不自禁地问道：

“难道你们黄埔军校就没有一个秦叔宝，没有一个单雄信吗？也可能是好的都被蒋介石杀害了，或者关进了监狱，剩下的都是些吃鼻子拉臊的草包蠢种！”

我和孙子云比较熟悉，晓得他对反动派的真面目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对国民党还存着幻想。老公说了这几句话，我看孙子云的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十分难为情。我怕这样谈下去，得罪孙子云倒不要紧，暴露了自己的身份，那就误了大事，就拉了一下公今寿的衣襟，指着店堂里贴着的“莫谈国事”的条子，叫大家不要再讲下去。

吃完饭，我们和孙子云各自回营。路上谢拙民抑郁地说：“多少同志在受刑，我们这样五天一大宴，三天一小宴的，是否会被张发奎腐蚀啊。”“是要防着点，这家伙对我们不会怀好心眼。”杨的附和着。公今寿可

不以为然，笑着說：

“怕什么！管他五天一大宴，三天一小宴，即使再来个上馬金下馬銀，咱們这些‘赤子赤孙’也要过他的五关，斬他的六将。要收买我們？那可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老母猪想舔磨眼粮。”

回到四标营，正好遇上汪精卫和張发奎来講話，大家都坐在飯厅里。第一个講話的是汪精卫，他才說了几句，公今寿仗着几分酒气，用双脚蹬着地板，表示反对。嗨，誰知老公这一带头，很多人跟着蹬起地板来了。轟隆轟隆的簡直使汪精卫講不下去。張发奎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大家交头接耳地諷刺說：“汪精卫一張嘴真行，把地板都講响啦。”“这两个家伙不看看风水，尽在‘赤子赤孙’面前出洋相。”

最后，叶劍英同志上了台，掌声响得震耳欲聾，和前面的情况有了天淵之別。

張发奎的一个师长繆培南，反共最坚决，他早就主張要弄掉教导团，但張发奎別

有用心，沒有理他。这一会他看到我們的态度后，暗中对張发奎說：留着教导团等于养痼遺患，想以毒攻毒，肯定不是上策，他們吃着国民党的飯，唱着共产党的歌；明則青天白日旗，暗則鐮刀斧头；口头上拥护孙中山，肚子里却是馬克思列宁。接着他向張发奎提出四条解决教导团的建議：第一，把教导团的学生全部送到黃埔軍校去审查清洗：“好”的留下来，“坏”的处理掉；第二，化整为零，全部分配到下面去当下級軍官，男的做見习排长，女的做文書；第三，全部解散，发給路費回家；第四，学唐生智虹山打野外^①的办法，一网打尽，斬草除根。

在武昌时，我們这些学生曾在叶挺同

① 虹山打野外，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公开反共后，唐生智曾下令叫武汉中央政治軍事学校的学生到武昌城外的虹山去打野外，只准带枪支，不准带彈药。他派部队包圍了虹山，企图彻底消灭中央政治軍事学校的学生。后来未能得逞。